

粮站的月光

罗宇

作家作家

易美

月光从广济墟的老戏台那边漫过来,带着稻谷的清香,还有秋露的微凉。这里是湖南嘉禾县石桥镇石市村,一个被时光遗忘的粮站。没有车马声,没有游客,只有四季静静流转,守着最初的任务。

月光认得路。它引着我在斑驳的院墙间穿行,最后停在那两座圆仓前。它们像两位披着月白衫子的老人,相对无言。“土圆仓”——这种特殊的圆形建筑,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国粮仓的典范,如今成了嘉禾粮仓文化的活化石。墙角的铭牌告诉我,“嘉禾”这个名字始于明代,从“禾仓堡”演变而来,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粮仓传承。其实,这里的农耕文明还能追溯到更早的汉代。

月光染透了夜色,星星躲在藤蔓间眨眼。我踩着青石板慢慢走,石缝里钻出的狗尾草在风里轻轻摇。月光像我的目光,轻轻抚摸圆润的仓体;又像远方的客人,用温柔的手叩问斑驳的墙体。那些剥落处都是岁月的印记,正无声地向月光倾诉。

1973年,嘉禾县投资1.64万元建了八座土圆仓,石桥粮站这两座是仅存的幸存者。不知道粮站的月光还记得,在那些饥荒与战备的岁月里,这里曾装满了多少人的希望。

在粮站的老值班室前,我停下脚步。这座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平房,红砖灰瓦,石阶斑驳。从这屋里走出过一代代守仓人。当年从这里进出的,有推独轮车交公粮的农民,有拿账本清点库存的职工。他们迎着风雨,守护粮食,走过饥馑与丰收。旧时的月光照亮过他们的脸,见证过他们的汗,最后把这一切都留在了这片土地里。

二

今晚的月光是从钟水河那边洒过来的。我仿佛听见月光在流淌,带着河水的叮咚,还有隐约的渔歌。老人说,河畔曾有条古道,从明清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一直是四里八乡送公粮的必经之路。在那个重视粮储的年代,这里留下了历史的回响。

我突然想:五十多年前的今夜,新建的土圆仓是不是也披着这样清亮的月光?

记得2023年春天,我回乡探亲。从县城到石



嘉禾的金色稻田让仓库变得盈实。

通讯员 摄

桥,再从石桥到广发。黄昏路过大济墟,人和夕阳一起沐浴在古风里。那时乡村振兴的号角刚刚吹响。我站在古墟场的石板上,看着月光慢慢漫上土圆仓的瓦顶,听着月光深沉的诉说,心里泛起波澜。土圆仓的名字连起嘉禾的名字,就像一部浓缩的农耕史。目光掠过沧桑的建筑,我整理着起伏的思绪,心潮像被古老风车扬起的稻浪。回到县城后,我还写了篇《粮仓记忆》。

两年过去了,嘉禾还是那个嘉禾,月光还是那个月光,可石桥粮站却让我品出了不一样的滋味。这里没有现代粮仓的气派,没有智能设备的先进,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质朴。月光下,圆润的仓体、斑驳的墙面、精巧的八角顶,像一幅幅褪色的老照片,散发着遥远时光的慢节奏,还有满满的沧桑。

走在依墟而建的粮站里,一砖一瓦都浸着湘南的风情。院落还保持着上世纪的模样,青砖铺地,瓦当滴水,连草和树都带着时代的印记。

不知是附近的桂花开了,还是农家新煮的米饭出锅了,空气中飘着若有若无的香,那种让人怀念的乡土气息。广济墟飘来的叫卖声,给深秋的夜色增添了几分凉意。我站在老院子里,想象当年收粮时节的热闹,回味变得特别悠长……

三

石桥粮站的月光是带着故事照过来的。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对话,让人感动,也让人沉思。现存的建筑很少,却格外珍贵。我走近一座土圆仓,月光从八角攒尖顶泻下来,银白的光勾出圆仓优美的轮廓,像一首立体的诗。说是粮仓,可斑驳的墙面也在诉说着时代变迁;新挂的保护标识悬在沧桑的墙体上,时代到底进步了,老建筑获得了应有的尊重。

这让我想起刚才在广济墟看到的老茶馆。紧贴土墙的竹架上摆满茶具,新茶的清香和老

屋的霉味交织在一起,感觉很特别。几个年轻人坐在八仙桌前,品着当地的绿茶,不停拍照。他们应该也是从县城专程来的。看惯了高楼大厦的人,来到石桥粮站,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悟。

走进这里,就像打开一本历史教科书一样。月光笼罩着院落,轻抚我的身影,也轻抚我的心。来之前,我对嘉禾的印象只是“千年粮仓、农耕文明、特色农产品”。但这个夜晚,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嘉禾。我喜欢这里的月光,它不仅照亮了历史痕迹,还照亮了文化脉络。我在月光里用心感受每一块砖石,听它们在夜色里低语。

看过粮仓后,我沿着院墙漫步。现存的主要建筑就是这两座土圆仓和旁边的两座苏式仓,青瓦覆顶,石灰抹墙,处处都是岁月的痕迹。这些建筑巧妙融合了北方粮仓的实用和南方民居的灵秀,像饱经风霜却依然挺拔的守望者,在月光下静静讲述着关于土地、粮食和人的故事。

游天蓬岩

陈朝阳

大雪之日,天气却出奇的暖和,遂约三五好友去天蓬岩游玩。

坐落在株洲市攸县黄丰桥镇广和村的天蓬岩,据清同治《攸县志》记载,因山中洞壑深邃,中有龙潭,泉出不竭,世传天蓬真人曾在此修炼,故名天蓬岩。

从山脚沿山路曲折前行,在重岩叠嶂的迂回之中,山路左侧下方一条水渠若隐若现,这就是传说中的伞把圳或曰仙人渠。同行者有人熟悉这里的历史掌故,便向我们绘声绘色地介绍起这里的传奇故事:很多年以前,老百姓在这里种庄稼,需要水去灌溉禾苗。老百姓就想在这个岩壁下,修一条水渠引水灌溉。但一直修来修去,都无法成功。因为这是一个悬崖,石质坚硬如铁。仙人铁拐李路过这里,看到百姓如此辛苦,他善念一起就用他的铁拐杖一划,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条水渠,所以此渠也取名为仙人渠。

置身山中,举目所及皆是山峦青绿,让人恍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。再向前走往左侧山路下方看到峡谷内一条瀑布,因山中泉水潺潺流淌至此,缓缓跌落成九级,于是当地人称之为九叠泉瀑布。瀑布飞珠溅玉,如雪似银,在阳光的照射下,分外妖娆迷人。

沿着山路继续前行,俯瞰峡谷深远,溪水叮咚,如鸣珮环,岩石、青苔相映成趣,路边金色的野菊花散落在草丛间,静谧中带着些许散淡,朴素无华的生命中尽显低调而不张扬的真谛。

行至山中腹地,四顾观望,左右两边群山环抱,有一枫树叶红似火,在清寂空阔的山间绽放绚烂而热烈的本真性情。思绪起伏间,只觉清风拂面,有如母亲温柔的手摩挲在脸颊发间,顿觉些许暖意荡漾在心头。

山路渐行渐陡,终于行至一平坦开阔处,只见左侧路边有一石头雕刻的龙头里喷出源源不绝的泉水,泉水下方是一石砌的四方水井,泉水清澈透明,似乎不掺杂丝毫杂质。忍不住用手捧起浅尝一口,感觉味道清凉甘甜。站立之后,看见泉水右上方有一石刻碑文。从碑文中得知天蓬岩风景区素以山奇景秀水灵而闻名遐迩,尤以水灵为最。传说有乌龙潜于洞泉山底,吐纳云雨,遂有清泉从岩隙喷涌而出。此水得天地精华,经千年岩髓浸润,富含矿物质,甘醇可口,古有“泉清如茶,水香似麻”之美誉,人们于古塔前垒石为池,以方便民众取用,名曰“龙井池”。据说

常饮此水能祛病延年,强身健体。己亥六月山洪暴发,一夜间,古池颓毁,唯余满目疮痍。

人们扼腕叹息,感念泉水润泽之恩。或捐资,

或捐工,或捐物,历时数月,龙井池终于被重修一新。

从龙井池再向上走五十米左右,一座庄严肃穆的古刹呈现在眼前。修建于唐朝武德年间的天蓬古刹,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,中间因各种原因曾损毁,经当地百姓不断修缮最终保存为现在的模样。群峦环抱中的天蓬古刹曾是仙佛圣地,佛教泰斗陈健民等远近不少禅宗曾在此修炼。

这个古刹里面还有一块匾。相传是乾隆十九年当时的攸县令在这里求雨时手书的一块匾。谓曰“盛世云龙”,现在一直挂在庵子里。

穿过古刹,沿着石阶向上行走,看见一个天然溶洞,名曰龙王洞。这是一个由雨、风、狮、龙四洞串联的天然溶洞,走进龙王洞,一股寒意扑面而来,洞内地形复杂,风景变化无穷,石笋、钟乳石等比比皆是。2004年,中国地质考察队到此考察,确定天蓬岩为典型的国家级地质公园。

在龙王洞的一侧,矮矮的竹林,生长在灌木之中。走近一看,竹秆不大,小而奇特,竹秆呈四方形,有棱有角,每一竹节都朝上生满了刺。同行者告诉我这就是天蓬奇观——方竹。

天蓬岩景区有30亩方竹,为世所珍稀。方竹,上圆下方,如竹筷倒插。上圆部分基本保持360度的同心圆,下方尺寸四棱分明,并且节上生刺。方竹成丛生长,高1丈—2丈,大的有6寸围,再小的也有1寸大。

方竹,有上千年的生长历史,早在北宋徽宗崇宁年间(1102—1106)攸县人彭天益任大学博士时,当徽宗问攸县的风土怎样时,彭天益富有诗意地回答:“鸾山配凤岭,金水绕银坑。金柑玉版笋,银杏水晶葱,更有十万户,俱称是故家。”彭天益在廷对中的“玉版笋”就是指和金柑同在秋天收获的天蓬岩八月所生的如玉如翠的方竹笋。奇怪的是天蓬岩独生此竹,其他地方移植都不能存活。

沿龙王洞上行,青树翠蔓,蒙络摇缀,参差披拂。一株古枫树立于灌木丛林之中,树基浑圆,占地宽广,冠盖如云,显得古朴而庄重。细看树上的铭牌,此树已有八百多年历史。

是日也,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,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,所以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。

白泥湖国家湿地公园,位于长江与洞庭湖交汇的生态要塞,是东洞庭湖鸟类迁徙廊道的重要驿站。

踏上湖心的木质栈道,脚下流淌出空洞而富有弹性的“咚咚”声响,我似乎感觉到了这片湿地的心跳。水天相接处,不少白点缓缓移动,如同宣纸上偶然滴落的淡墨被水洇开,化成柔软的云絮。

我惊奇地发现,那是蓝天“高贵的舞者”天鹅。

天鹅优雅地浮在水面,羽翅沾着细碎的水珠,宛如撒了层碎银子。一只天鹅将长颈弯成优美的弧线,喙尖轻触水面,洁白的尾羽翘向天空,像朵盛开的白莲。片刻,天鹅抬起头,喙里衔着一截嫩草,抖抖头上水珠,转头递到身旁一只天鹅嘴边。相伴的那只天鹅偏过头,叼过草叶,脖颈蹭蹭同伴颈羽。

一阵风掠过湖面,水波悠悠晃动,两只天鹅的影子在水中交叠,脖颈相缠成“心”形,任由水流流转,始终相依相偎,湖面洋溢着亲昵的暖意。

我正凝神细看时,一只天鹅昂起了头,朝向天空鸣叫。声音不高,却带着穿透的力量。紧接着,几只天鹅应和起来了,声音此起彼伏,绵延不绝,恍惚唱诗班悠扬圆润之声在教堂回荡,似乎诉说迁徙路上的艰辛和对这片栖息地的深情。

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,历经艰险,选择在此度过寒冬,这是对白泥湖生态环境最宝贵的献礼。优良的水质,充足的食物,不受打扰的静谧,构成了天鹅可以托付生命的港湾。

有人说,天鹅是天生的舞蹈家,羽毛是华美的舞衣。天鹅划过水面,或掠过天际时,背上的羽毛,成了天地间最动人的诗行,写着生命的向往。

我沿着湖岸悄悄移动,在一处芦苇半掩的土坡上坐下来。离天鹅近了,看得更清楚。我发现天鹅羽毛的白是活泼的,有层次的。颈项处的羽毛纤细如雪绒,贴着水面,洇染了一抹湖水的淡青。背上的羽毛,细密而呈覆瓦状叠合,每片羽瓣似半透明的玉质小扇。根部凝聚着乳白。

湖心开始骚动起来。天鹅的长颈微微前伸,琥珀色的眼瞳凝望远方的天际,脚掌在水

扑入眼眸的精灵

张逸云

下发力。转眼间,身体如离弦的羽箭,贴着水面向前滑行。水花被天鹅劈开,溅起细碎的银珠。

天鹅的速度越来越快了,洁白的身躯同水面形成一道流畅的斜线。羽翅缓缓张开,绒羽被湖风掀起。蹼掌蹬踏湖水,水面泛起一道弧形的浪痕“哗啦啦”的水声格外清晰,像是为飞奏响的序曲。

忽然,天鹅的翅膀猛然展开,像两面洁白的风帆。天鹅挣脱水面的束缚,腾空而起。长颈挺直,双翅平展,像洁白的云絮飘向天空。天鹅盘旋半圈,似乎在回望这片养育它的湖水,随后,振翅向着远方飞去,湖面与天空的界限几乎消失,化为一片混沌的梦境。

平常的日子里,我们的视野总被高楼切割成碎片,身处的空域,充满了车流、机器、KTV的喧嚣。天鹅的翅膀提醒我,在这片安静的湿地,依然存在着一种基于“天道”的庄严。天鹅从来不关心人类的日程表,只遵循季节指令和内心本能。这种单纯的存在,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哲学和法则。

每年入冬的日子,数以万计的西伯利亚候鸟在此栖息、觅食,形成湖光潋滟、百鸟翔集的生态奇观。岳阳市云溪区将其规划为沿江环湖生态旅游廊道重点区域,冬天到这儿看天鹅绝佳表演,成了景区游览的重头戏。湿地以其丰饶与安宁,自然而然吸引了这些美丽的精灵。人类谦卑地退后一步,为这份和谐留出了足够的空间。古人说的“天人合一”,不是人要征服自然、改造自然,或者摒弃文明、回归原始,而是怀着敬畏之心,成为自然宁静的守护者。

这当口,忽而记起了《瓦尔登湖》中的天鹅。梭罗笔下的天鹅,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。它们是自由与原始之美的化身,“天鹅之歌”的古老传说,暗合梭罗对纯粹精神境界的追求——如同天鹅临终时的悠扬吟唱,纯粹的生命与精神本就该以洁净、庄严的姿态存

在。我和天鹅,隔着一片湖水,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。看着或浮游,或飞翔的天鹅,我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:人类守护着这片湿地,说到底,就是守护我们内心的那片纯净和安逸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,如同冬日里的一抹暖阳,温暖着人生整个旅途。

文路遇贵人

易美

2023年11月初,我向《岳阳文学》投递了一篇科幻短篇小说。小说栏目责编潘绍东加了我的微信,给我的小说提出了一条修改建议。我修改通过后,这篇小说发表在《岳阳文学》2023年第6期,这也是我初次在纸媒上发表小说。

微信上相识后,我闲时便在网上阅读潘老师的短篇小说。首先读的是《歌郎》和《我们都不是坏人》这两部短篇小说。罕有地读到这种有家乡方言色彩、烟火味十足又具有传奇之美的现实题材小说,内心充满了新奇感和亲切感。

我早前计划由幻想类小说转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,在以老家为地域背景试写短篇小说时,也想用方言表达,却发现有两难:一是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字词去表达;二是纠结,总担心读者看不懂,导致频繁地改来改去,进而放弃。读过潘老师的小说,我眼前一亮,也如醍醐灌顶般地得到了启示:哦,原来方言可以这样表达,真是妙呀!

这样的阅读体验让我十分受益,不由得激动地向潘老师传达我的阅读好感。

2024年7月底,我报名参加了岳阳市作协举办的改稿课。在改稿课上,见到了潘老师——他坐在前排和大家一起听了一上午的课。课间休息的时候,潘老师从前排起身,途经我时,还主动与坐在后面的人依次握手。坐在后排的我赶紧起身,与潘老师握手打招呼。

碰巧的是,没过几天,我们湘阴县作协在岳阳市作协的大力支持下,也开办了改稿课,邀请的正是《岳阳文学》的编辑团队来指导。向来积极好学的我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,也正是这份积极让我得到与潘老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。

轮到分析指导我投递的小说作品时,潘老师首先对我的文笔予以了肯定,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接着他又耐心解读分析,给我的小说提出了包括简化标题在内的十二条修改建议,我认真聆听并做了笔记。他的指导真诚实在,都是难得的经验之谈。

改稿课临近尾声,有其他文友向潘老师倾诉当天下发稿难的烦恼与困惑时,率性的我脱口而出:“我就和别人不同。我主要是享受写作的乐趣,对发表没有太大的执念。”潘老师接话说:“这种创作心态是很好,但是人总归是需要不断被激励的。尝到发表的甜头后,会激发出更多热情去创作。”当时,我并不能完全认同。过后仔细一想,确是这个道理,由此改变了平时写作以“率性而为,自娱为主”的想法和做法。决定以后要耐心将作品打磨出“文以载道”的价值,争取有更多的发表机会。

课后,我举一反三,分析总结将改稿课上学到的知识,运用到小说存稿的修改中,颇见成效。一篇六千字的现实题材短篇小说投稿一个月后发表于2024年11月7日的《天津日报》。尤为可喜的是,在改稿课上经潘绍东老师指导过的题为《天青色》的万字短篇小说,幸运地被《延河》下半月刊小说责编慧眼相中,这意味着我向现实题材小说进军的创作转型之路正式开启。

这种进步让我感动:能遇见潘绍东老师是一种幸运。他给予我的鼓励和指导点亮了我的小说创作之路,并将使我在今后的创作中持续受益。他赠予的小说集《歌郎》堪称经典,已成为我反复阅读研习的范本。每一次翻阅,都会有不同的体悟和收获。

有句话说“认识一个人,打开一扇窗”,感谢潘绍东老师的不吝赐教,也感恩这因文学而相识的缘分。

(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潘绍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小说学会副会长、岳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)